

二千年來反共理論的總探討 (下)

歐陽振夏

二、對馬列共產主義的批評

(一)柏因斯坦的批評——柏氏為馬克思門徒，亦為恩格斯最親近的朋友，恩格斯生前曾希望他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心衛道者，可是，當馬恩死後，他不僅不為衛道，且對馬氏學說，曾提出過許多修正的意見和主張，後來即因此而成所謂修正主義思想學派的領袖。他的修正的理論，除攻擊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勞動價值論及剩餘價值論外；並認為資本主義危機並不迫近，經濟進化可以消滅階級鬥爭；他尤其強調「專政」是陳腐的，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合法繼承者，惟獨藉着民主主義，才可以達到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幾乎是將馬克思主義予以徹底的推翻了。

(二)考茨基的批評——考氏亦為馬克思最親近的門徒之一，且曾與修正論者的柏因斯坦論戰，被稱為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正當他與柏氏論戰時，他已於無形中接受了柏氏的影響，以致後來他自己的實際活動，竟一變而為社會改良努力，並為和平法案宣傳。尤其他對蘇俄的情形，更表示強烈的不滿，他認為：如果社會主義必須比資本主義進步，則蘇俄獨裁主義是產生不出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是由自由勞動者管理生產機關，而不是由政府管理，獨裁主義只能有非生產的官僚組織，這只足以浪費國富，不能提高生產力。獨裁政治除了產生間諜家與告密者，卑屈的阿諛者，狡猾的玩世者外，只足以榨取農民，以奴隸勞動進行其表面好看的建設。這就無異於間接否定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與無產階級專政論。

(三)羅素的批評——羅氏原為著名的左派人物，他曾寄望於初期的蘇俄，希望「它能把它偉大的力量用到人類所希望的事情上去」，他亦曾反對當時一般「反動者對於蘇聯政府所表示之盲目的無理的仇恨態度」，可是後來他變了，他討厭蘇聯政府的目的與方法，他認為共產主義理想還好，方法要不得。在他批評馬列主義的許多著作中，大概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他的一般性的看法，是從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中，擇其最不合理唯物主義，剩餘價值

論，階級鬥爭論，與無產階級專政等，逐一加以批評。另一類是他的根本的看法，是將馬克思的理論與蘇俄的實際，歸納而指出其根本的錯誤是在：教條主義，反仁愛主義，狂熱主義與神祕主義。(按羅氏近年來曾為避免人類發生更大禍患，而提出向共產屈膝投降的主張，此為其年老體衰，基於一種恐懼心理而發出的違心之論，並不足以代表他數十年來精思而得的基本看法。)

(四)柯斯特勒等的批評——英人克魯士曼所編「失敗的神」的著者柯斯特勒等六人，起初都曾熱烈的同情共黨或加入共黨，而且都曾嚮往蘇俄和到過蘇俄，但最後卻對共黨與蘇俄，一致表示摒棄與厭惡，他們的意見，真有如惡夢初醒者給人以極深的警惕；如柯斯特勒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已墮落為皮質廷儀式，馬克思主義政綱一切都變成反面。」西洛尼則謂：「最後的鬥爭，將在共產黨和脫黨者之間；我深知共產黨和脫黨者常常走得很遠，保留官方共黨一切缺點——狂熱主義，中央集權，抽象化，而卻無法掌握羣衆之優點，於是甚至於成爲法西斯蒂。……」萊特的結論是：「共產黨是盲目狹隘而不合人道的東西。」紀德卻說：「一個新而可怖的專制主義，以其奴隸制度的一切卑劣奴性心靈狀態，在摧殘和剝削人民。」費雪認為：「不論在布爾塞維克主義之下，資本主義之下，獨裁是休息於血海、淚洋、全世界苦難之上的。——克里姆林宮不僅以警察特務控制人民，且以國家經濟事業之獨佔控制人民。」而史本德的結論則為：「世界共黨如其今日所組織者，決不能造成一更好的社會，只是一個更壞的社會，原因即在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他們又不能再受批評。」

(五)杜威的批評——杜氏是美國實驗主義的領導者，他對馬克思主義不滿意的態度，是表現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他的最精闢的看法，有以下幾點；他說：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認為這階級鬥爭之說爲金科玉律，並努力企圖使之實現。那麼，人類社會未達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只有永久在延續鬥爭狀態中，社會內每一份子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種說不出的恐怖。」

「一個國家的權力，為一個階級所把持，並利用政治權威，以壓迫其他階級，不管他是資本階級或所謂無產階級，都與真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與精神大相違背。」

「以消費者來壓迫生產者，固然不對，以生產者來壓迫消費者，同樣的不對。其實，消費比生產尤為重要。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和平良好的社會，主要的問題，不是在於生產，而是在於消費。必要消費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人類理想社會才能具體實現。」

(六) 國父的批評——由於 國父贊成共產理想，但卻反對共產制度，而馬克思則主張要用共產制度來達成共產理想，故 國父的思想，可以說完全與馬克思的思想相反。不過，當 國父提倡民生主義時，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許多人盲目附和的所謂新思想，故 國父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既不能持之緩和平，又不能不求其澈底。關於緩和的一面，是曾權稱馬克思是「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是「一位大社會主義家」，是「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最透澈和最有心得」的人，並說「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但反過來說，所有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又以 國父為最完全，和最澈底。如：

批評唯物史觀說：馬克思「錯誤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並說：「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

批評剩餘價值說：「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能力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

批評階級鬥爭說：「階級鬥爭是社會病理的象徵，好像人身上的痛熱，紅腫病的象徵一樣，前者不是社會的定律，正如後者不是生理的定律。」又說：「為社會主義的進步計，為世界的進步計，我們不能不拋棄那種根據唯物史觀的既陳舊又不科學的主義，不能不拋棄那種社會進化由於階級鬥爭的學說。」

最後他更批評馬克思的共產制度說：「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經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叫「以前有了產業的人吃虧」，是「不公道的」辦法。

伍 國際反共看法之檢討

一、幾個模糊不清的觀點

以上所述，不過是二千年來國際間反共看法之一般的論點，其他尚有許多多國內外的批判言論，猶未能盡述；甚至連早期的巴枯寧、布朗格、俾斯麥等的批評，以及近數年來坊間出版吉拉斯的「新階級」，約翰根室的「蘇俄內幕」，威廉艾本斯登的「現代的主義」，與林語堂的「匿名」等，亦均未一一擇舉，但我們只看上述諸家之言論，就已經是够豐富，够完全，足供我們瞭解共產主義之錯誤而有餘了。

可是，有一個問題，須在此鄭重提出，即自柏拉圖「共和國」問世，以至馬克思主義走紅以來，國際間無論是反共的，親共的，或者是採取中立主義的，一直很少有人能自上述諸家言論中，整理出一個根本或絕對的看法來，以致一般對共產主義的看法，迄今仍然脫不了上述種種模糊不清的觀點，即：

(一) 將原始共產主義，馬列共產主義，與一般社會主義，混為一談，遂認共產主義之理論并無錯誤，其錯誤大致是產生在共產黨們的行動上。

(二) 認為馬列共產主義的錯誤，僅在其哲學上的唯物，行動上的鬥爭，政治上的獨裁，而不是在經濟上的共產。

(三) 由於同情社會主義，遂併共產主義及共產黨而亦同情之，甚至其本身已深受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之攪擾與破壞，而仍未敢予以斷然之制裁。

(四) 由於厭惡共產主義，遂併社會主義而亦厭惡之，甚至其本身已在宣揚或實行社會主義，卻一直不敢自承其為社會主義。

基於上述諸種不正確的觀點，故自柏拉圖時期，一直到今天，國際上的反共人民，除對馬列主義之非共產部分——如鬥爭、獨裁、奴役、迫害等，表示深惡痛絕外，其他，因大多數人對原始共產主義的偏愛，遂對馬列主義的共產部分，亦未敢有所置評。因而上述自亞里斯多德以來，所有對共產主義本身之批評，遂一直未為人所重視，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與所謂毛澤東思想等，遂一直受到原始共產主義的呵護，以致胎禍至於今日，而猶繼續泛濫，無有已時。我想，這亦就是二千年來國際反共看法值得

商權與檢討的地方。也是我們今後如何消滅赤色毒素思想所應該研究改進的地方。

二、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爲了糾正上述諸錯誤，我想我們對於下述兩個重要的問題，實不能不先有一明確的認識：

(一)共產主義之定義爲何？其與社會主義的區別究屬何在？

關於此一問題，雖在「大英百科全書」及「新國際百科全書」中，均可找到類似的答覆，但此等答覆，殊嫌過於空洞，並不足以幫助吾人解決上述之問題，如：

「大英百科全書」上說：「社會主義，以動機與定義言，非爲幾個人，少數人，或大多數人謀利益，乃爲一切人謀利益。共產主義亦有同樣目的，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常爲通俗思想所混同……。共產主義，較之社會主義更屬空想的，彼與天國之思想同，由一種心靈的興奮而起。此種興奮只感覺其目的，而不注意於達目的之方法或手段。」

「新國際百科全書」上說：「社會主義的初期名詞爲共產主義，對於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區別上的努力，尙未可謂已經成功……，社會主義含有政治活動以獲得一種社會的完全改造；共產主義要人自普通社會中分離出來，以形成他們自己的自治社會」。

以上兩種解釋之所以令人不能滿意，第一是因爲兩者均未談到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在內容與實質上的根本區別，故令人仍有混淆不清的感覺。第二是因爲前者只涉及原始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現行的馬列共產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均未提及。後者雖提及社會主義之政治活動，然仍語焉未詳；而對今日馬列共產主義之本質，則更隻字未提，故其內容仍是空洞無物，對我們毫無幫助。

雖然，事實推演到今天，原始的共產主義與原始的社會主義，均已宣告死亡，但國際上兩大集團的鬥爭，無論你說是以民主對極權也好，以自由對奴役也好，然歸終來講，仍不能不承認其爲和平的社會主義對暴力的共產主義的鬥爭。由於今天的社會主義是由原始的社會主義演變而來，今天的共產主義亦是由原始的共產主義演變而來，故我們不能不對原始的與現有的社會

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有一全面透澈的認識與瞭解。當然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任務，決不是筆者在本文中所能解決，但爲了要對此一根本問題，試圖有所認識，我們亦不妨權爲之作一簡單的解釋如下：

1. 原始共產主義——主張廢除私有，實行公有。惟因有目的而無方法，故只能算是一種不可能的空想。

2. 原始社會主義——主張在公有制下，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雖然提供了一些方法，但亦只是一種行不通的幻想。

3. 馬列共產主義——主張用革命、鬥爭、獨裁等手段，來實現包括前二者所提供共產制度的主張，雖然有內容，也有方法，但因「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故爲一種一旦實現，即要與真正的共產理想完全相反的變動思想。

4. 近代社會主義——是一種採取政治行動或和平手段，來實行「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以求改良社會，造福民生的具體主張。

以上解釋，雖仍未見完備，然借此已可知。所謂原始共產主義，原始社會主義，與馬列共產主義，均有一共同之目的，即要建立一個「廢除私有，實行公有」的實際的共產制度；而近代各國所採行的社會主義，則只是運用各種公平良善的方法，來達到「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的共產理想。此或即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根本區分，亦即爲二者在理論與方法上的根本優劣所在。

(二)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既同爲大多數人謀利益，且同欲造成一公平良善的理想社會，但究竟要怎樣才能達此地步？又怎樣才能順利推行？且不至毀情滅性，殘民誤國，造成像今日共產主義所加諸人類的這些罪行？

關於此一問題，一般均認爲：只要能放棄今日共產主義者們所採行的專制、獨裁等暴力手段，而代之以民主自由的和平方法，即可順利建立共產制度，確實達成共產理想。殊不知所謂廢除私有，實行公有的共產制度，一方面既不合理，另一方面亦行不通，理由已見前述，此處姑不贅論。同時我們更認識清楚：私有制之不宜和不可能廢除，乃爲舉世人類所共知，故欲廢除私有，實行公有，則除採取集一切罪惡於一身的暴力手段外，實非任何民主制度所能爲力，因此，爲欲真正造成一個和平良善的社會，爲求真正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其唯一可行、且又能避免今日共產國家所造成各種罪惡之方法，即爲經由民主政治所必須遵守的各項措施，來建立一種「私有公用」，

或「國有民用」的公平合理的制度。至於此種制度之優點，則不僅從亞里斯多德及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中，可證其實；且可自今日中英美法……等國家所實行的社會和經濟政策，更見其確能達到消滅貧富懸殊，造成財富共享的共產理想。故要徹底消除今日共產主義者們所帶給人類的禍患，真正造成人類所追求的「財源平均」、「財富共享」的理想生活，其惟一的辦法，就是實行一種足以達到「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的新社會主義的主張。

三、正確的一面已呈現在人類面前

那麼究竟甚麼是「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其根本之意義何在？其實行之方法又如何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已於前述「國際反共看法之一般」中略有說明，即「私有公用」乃前二千餘年右希臘的先哲亞里斯多德所提出，而「國有民用」則為後二千餘年東方最著名的革命理論家兼實行家 孫中山先生所提倡；前者是針對柏拉圖原始共產主義所提出的反對意見，而後者則為針對馬克思等現行共產主義所提供的解決方法。雖然前者兼有近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張，後者亦有近似共產主義「公有制」的構想，然因前者既有「公用」之方策以爲之箝制，當不致造成資本主義「完全私有制」的罪惡；而後者復有「民用」之實際以爲之消導，亦不致演爲共產主義「徹底公有制」之禍患。同時前者既主張「公用」，則「私有」實不啻爲「國有」；後者既提倡「民用」，是「國有」亦不啻爲「私有」。故二者之名稱雖異，而二者之實質則同。

其次關於二者之實行方法，筆者認爲，今日英美德法所倡行新社會主義的政策，諸如加徵所得稅、遺產稅、厲行公司法、工資律……等等，實即爲達到「私有公用」最優良的法制；而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手創民生主義的主張，諸如平均地權、照價徵稅、照價收買，以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等等，則爲實行「國有民用」最有效的方法，而二者實施的結果，則同爲打破了貧富懸殊，做到了財富共享，真正是不共產反而達到了共產的理想。反之，如今日一般共產極權國家所實行的，卻正應驗了斯提納爾所說「成了同樣的窮光蛋」，路格所說「一旦實現就會使人類社會退化爲牧場」等的說法。關於此類事實，不僅在達林的「俄國真相」，克魯士曼的「失敗的神」，吉拉斯的「新階級」，林語堂的「匿名」，以及美國國務院公佈的一

些檔案和資料中，已有極其詳盡的佐證，且在現有民主國家及共產國家雙方事實的對比上，尤屬證據確鑿。所以事實已經顯明，如果仍要盲目誤信「廢除私有」、「實行公有」的共產主義思想，則只有迫使人類日趨墮落、貧窮，以至於滅亡。而要打破貧富懸殊，做到財富共享，將人類帶進繁榮、寬裕，以至於生生不息的地步，則只有實行「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的新社會主義政策，這是既有的鐵的事實，亦是今後惟一可循的一條絕對正確的途徑。我們千萬不要再像惡夢既醒而猶輕揉着惺忪睡眠的史本德所說：「在今天我還沒有發現我所願意加入的一面。」因爲這偉大正確的一面，早就清楚明白的呈現在人類的面前了。

陸 結語

總上諸節，筆者已將共產主義之歷史淵源，以及國際反共看法之一般，作了一個鳥瞰式的述評，並加以客觀的檢討。但最後筆者猶須在此特別說明者，即今日共產集團所造成之禍亂，其根本原因，不僅在鬥爭、獨裁、以及因鬥爭獨裁所造成的殺人流血事件；而乃是由於他們錯用了一種絕對無法達成共產理想，但卻嚴重損害人類生存的共產制度。因所謂「共產主義」，其本身不過是一種遺世而獨立的空想，換言之，即爲一種空泛不着邊際的純空想。此一空想，姑無論其如何公平良善，但理想終歸是理想，決不能隨便拿來當作方法。即如孔子的禮運大同篇，亦必須借重三民主義之類的方法來實現，而不能逕將其所標示的各種理想，拿來當作實施的方法。設如有人僅憑其政治的權力，迫令人民，實行「貨不藏於己，力不爲己」，又必須「謀閉而不興……外戶而不閉」，則其後果將成何種現象？我國孟子中有一個故事說：「宋人有闕其苗之不长而握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往視之，苗則槁矣」。爲甚麼會「苗則槁矣」呢？因爲他是用「握」的手段，來強迫實現他禾苗長高的理想。列子中也有「一則故事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向氏大善，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贖獲罪，沒其先居之財。……』」爲甚麼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蔡維京(S. K. Tsvigun)

除八名為烏克蘭、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喬治亞、阿塞爾拜疆、拉脫維亞、阿美尼亞以及土爾克曼等八個加盟共和國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此八名代表中按地區分配，計中亞細亞地區三名，高加索地區三名，波羅的海國家及烏克蘭各一名，顯而易見，乃係一項有計劃之安排。

七、其他——文教工作人員獲選人數與上屆約略相同。唯半數代表，均係新人。博士，校長與教師幾全部為第一次獲選者，紅朝新貴，好景不常，其宣傳作用與意義，一如一般工農出身之蘇維埃代表，並無軒輊也。

肆 未獲當選之上屆蘇維埃代表

本屆最高蘇維埃代表總數與上屆相同，第一次當選者八八九名，亦即為上屆代表之落選人數，其中包括：

一、絕大部份為工農方面產生之代表，渠等在最高蘇維埃此一紅色殿堂中，命定以只能出現一次，不予連任為原則。

二、一部份為被整肅及貶謫之份子，如前土爾克曼共黨中央第一書記奧維佐夫(B. Ovezov)·阿塞爾拜疆前部長會議主席亞克宏多夫(V. Yu. Akhundov)·部長會議對外文化關係委員會前主席羅曼諾夫斯基(S. K. Romanovsky)·哈薩克斯坦共黨中央書記密爾尼克(G. A. Melnik)·部長會議前民用航空部長羅吉諾夫(E. F. Loginov)·已於一九七〇年五月調職；愛沙尼亞共黨中央書記勒茲曼(L. N. Lentsman)·由阿塞爾拜疆產生之最高蘇維埃代表依斯肯得洛夫(M. A. Iskenderov)·一九七〇年四月調職之摩爾達維亞部長會議主席第奧蒂薩(A. F. Diorditsa)·以及阿美尼亞共黨中央書記亞爾舒瑪揚(G. A. Arumasyan)等人，均未獲當選連任。

至於現任駐匪區大使——前聯共中央宣傳部長斯契巴可夫(V. I. Stepakov)之未獲當選連任，可能係在六月十四日——即選舉以前，已決定調職，而一般慣例，出任駐外使節者，均鮮有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者。

三、烏克蘭地方一批黨政幹部，未獲當選連任者，計有

前全蘇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現任烏克蘭部長會議副主席之西米查斯尼伊(V. E. Semichestny)·烏克蘭共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奧查

連科(F. D. Orcharenko)·烏克蘭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書記道爾茲丁科(V. I. Dorzdenko)·烏克蘭職工會主席克里明科(V. K. Klimin-ko)·烏克蘭部長會議農業部部長多羅申科(P. E. Doroshenko)等六名之多，其詳情不明，判斷可能為：①俄會中派系鬥爭關係，遭受排斥；②缺乏工作績效之故；③或與捷克及羅馬尼亞局勢有關。無論如何，烏克蘭地區之今後動向，至堪重視。

四、至於軍中上屆最高蘇維埃代表，未獲當選連任者，計可分為三類：1. 已宣告死亡者，有潘可夫大將，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索科羅夫斯基元帥，提摩盛科元帥，伏羅希洛夫元帥等五名。2. 已告退休者有卡查可夫，普里耶夫，科西伏依等大將三名，空軍元帥維爾希寧一名，均未見重選。3. 已被調職之下列四員，亦未見連選：

(1) 前波羅的海艦隊司令 奧列爾海軍上將。(2) 前南部兵團(駐匈牙利)司令 普羅瓦洛夫陸軍上將。(3) 前外高加索軍區司令 斯圖千科大將。(4) 前黑海艦隊司令 楚辛海軍上將。

五、其他未獲連任之第七屆最高蘇維埃代表計有：
(1) 前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帕夫洛夫。(2) 科學院亞洲人民研究所長加富洛夫。

——上接第74頁——

會「沒其先居之財」，偷雞不着反蝕去一把米呢？因為他「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他是錯用了直接偷竊的方法，來強求實現他意圖發財的夢想。由以上兩個故事，我們即可知道，馬克思之流的共產主義，既運用其「無產階級革命」來「共現在」，又強用其「無產階級專政」來「把人民已經有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其與宋人之「揠苗助長」和向氏之「踰垣鑿室」，顯然同犯了「以理想當方法」的錯誤，由於共產主義是這樣橫蠻的「掘」與「搶」，故其結果，只有迫使人類社會退化而成「平等的窮光蛋」，惡化而成「殘酷的牧場」。所以我們可以斷然的說：共產主義只是一種懸空的理想，決不能拿來當作實行的方法，任何人如其不能遵循前述「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的原則，以和平方法來改良社會，而欲挾其暴力來強行共產，則其結果，都非造成危害人類的浩劫不可。所以最後我要鄭重的說：我們要反共，徹底的反共；不僅要反對馬列史毛的共產主義制度，而且要反對自柏拉圖以來所有的共產主義思想。